

82/
1730

書叢作創藝文

化變的村自空個一

著 沙 那

版出店書華新東山

月七年七四九一

第一章

幾年來，解放區的人民以再難忍受的心情，以翻江倒海的力量，敲去了喝血鬼們的爪、牙，推翻了喝血鬼們的「至尊」的「寶座」，戰勝了飢寒窮困，贏得了幾千年來第一次翻身。不消說，這千千萬萬人的勝利，這無數村莊的甦生，經過了一些曲折和許多困難；並且也會殘留着一些「空白村」。好幾年的「空白村」，一直到土地改革運動，才抹掉了「空白」。

這兒要說的故事，便是這樣的一個空白村的故事，故事雖小，說來話長。

倒退十二年，正是民國廿四年。當年「普天下」找不出一塊乾淨土：地主、官府通同作惡，弄得窮苦爺們的苦情，好比長呀長江水，流不盡來說不完。

有一個小齊莊，全莊百十戶人家，有兩個地主，東頭一個叫陳立賢，西頭一個叫張全富。那陳立賢外號笑面虎，雖說是個四十來歲的老烟槍，却生得一副魁偉的身體，胖臉圓頭。他喜歡說自己是『書香門第，知書識禮』；其實，要說『官宦之家』也真差不離。他爺爺是這莊的一莊之長，他父親又是這莊的一莊之長，傳到他，還是子承父業。這真是祖傳的『官職』。別看這官職微小，他家的頃數良田，一座酒店，太批浮財，大都是從這『莊長』的名下混了進來。表面看來，他是個十分和善的人，那胖臉上，好像時刻都在笑，說話又有板有眼，十分斯文，一些喜歡奉承的人都稱他是『佛爺相』。可也有一些人暗地裏叫他做『笑面虎』，意思是『笑裏藏刀』。不過誰也不敢把這外號傳到他耳朵裏。碰巧有一回，一個自稱『半仙』的『雲遊』僧人路過這裏，陳立賢把他留下，請他相面，這僧人一住住了七八天，陳立賢摸不清這僧人愛吃酒肉的脾氣，只把他當出家人服侍，每天清茶淡飯，弄得僧人十分掃興。所以，僧人只在臨走的時候，給他批了一筆，說他『相貌堂堂笑面虎，凡人不識甜中苦』。立賢一聽，正要動火，這僧人趕緊補上兩句，說『你這是封侯拜相的相貌，不是凡人能以看破。』就轉身走了。這兩句話說得陳立賢滿心歡喜，風快就把『笑面虎』這頭銜親自傳了出去。從此，背地裏叫『笑面虎』的人也不算有罪了。『笑面虎』，確是名符其實的，聽他自己說吧：『別看我這人沒脾氣，要是誰惹我動了火，天老爺也壓不住！』不假，不少窮爺們在他的烟牀邊——也就是他莊長大人間事、過堂的地方——吃過他不少的苦頭。說一件頂小的事，一天，他叫楞三去跟殺豬的張老頭要一副豬肝，可巧早賣與旁人，楞三只好空着手回來。陳立賢登時從烟牀上跳了起來，桌子一拍，說：『怎麼，我吃不起來？』立即叫尖刀兒把那張老頭帶來，叫老頭自己割下褂子。陳立賢二話沒說，把燒紅了的烟籤子在老頭的心口窩上狠狠地擡了一下。這一下不要緊，可害得張老頭回去躺了一秋，就此離去人世了。

陳立賢還莊長真有點官兒派頭，自己光管指手劃腳，發號施令。手下有一員大將，渾名尖刀兒，所有催收錢糧、攤派款項、撥拿公差、傳提人「犯」，統由他領着去幹；再一個副手，渾名叫泥鐵。

尖刀兒是一個卅上下的人，姓胡名恩，是陳立賢的小舅子，胡莊人。他生得身高頭小，說話尖聲怪氣，加上他爲人尖酸刻薄，專一作惡爲非，大夥就給了他這「尖刀兒」的渾名。有一回，他的酒肴給貓吃了，他說是他嫂子搗蛋，一手拿切菜刀，一手拿大瓦盆，盆裏洒了一把鹽，把他嫂子追趕了好幾里地，嘴裏臭罵着，說：「弄旗子，宰了你給老子作酒肴！」笑面虎正缺這樣的能人，就把他招來了。

一一

這一年，高粱穀子都已登場，眼看三兩天就是中秋。

笑面虎和尖刀兒在烟牀邊上，正在給佃戶們算命。笑面虎說：「三七廿一，這個戶孫該死」；尖刀兒說：「四七廿八，那個戶孫該割」；笑面虎說：「一一如一利滾利」；尖刀兒說：「一一總交上還得準地……」

說話間，長工楞三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「三爺！莊頭上幾匹大馬飛跑……」陳立賢說：「是誰家的牲口掙脫了？」楞三說：「不！馬上還騎着人。」陳立賢說：「人，什麼樣的人？」楞三頭上急得直淌汗說：「是，是……看不消……」陳立賢兩眼一瞪，臉上笑得真嚇人，說：「豬！你沒長眼？」楞三給這一喝，不由的倒退了幾步。尖刀兒插嘴說：「許是吳營長？」陳立賢轉身向正在倒茶的打雜工的還窮說：「窮兒，快去望望，馬上來的是什麼人？快！」還窮低頭說了一聲「是，三爺。」跑出去了，一霎，跑回來說：「三爺！是吳營長，跟他

馬升。』陳立賢和尖刀兒把算盤一推，筆一摺，一溜烟跑到莊頭上去接。

吳營長，四十正齊頭，原是巴巴擦擦的一臉鬍子，總是刮得十分光淨，顯得兩腮和下巴青青。吳營長常說，他在什麼講武堂裏習了十幾年，學了一肚子『步兵操典』。誰也不知道是不學真情。說起話來總想顯得有點威風，可惜嗓門不好，勞勞拉拉，給太烟燻壞了。他和陳立賢是拜把兄弟。這是有來由的：前年，割麥時節，吳營長又領了上峯命令下鄉剿匪。（其實，剿過多少回了，總是兵來匪去，兵去匪來，不過是多拿幾個『開差費』，村莊上多開幾個酒錢罷了。）這一回，吳營長一心要立功，他知道笑面虎是這一方很有面子的人，就帶着幾個人，一份禮來了。果然，商量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尖刀兒四外裏走了一遭，這一方的土匪就『平』了。不單是『平』了，還帶了一夥到鎮上補充了吳營長的隊伍。賞錢、開差費、酒錢，裝滿了吳營長的腰包，也裝滿了笑面虎的腰包。這一來，你好我好，萬事如意，索性來一個『桃園結義』，笑面虎當了『仁兄』，吳營長當了『賢弟』。

吳營長這趟來，只因爲中秋節近，來『仁兄』處，見面談心。當時，上上下下爲了款待貴客，忙得不亦樂乎。只有看門的老木頭還蹲在角落裏打盹。雖說大熱天，吳營長穿着一身細嗶嘰呢子的軍裝，一雙高腰皮馬靴。還窮蹲在烟床邊給他脫馬靴，一下兩下使勁拉，拉下來了，人也坐倒了。正巧，這時候楞三正端了一杯濃茶過來，給還窮這一坐，連茶帶杯也就唏里嘩啦地摔碎在地上。吳營長不單沒生氣，反倒呵呵大笑起來。陳立賢也陪笑着了一陣，跑到後院去！把楞三和還窮叫到跟前，一聲不響，左一個右一個唧唧兩個耳光打在楞三臉上，左一脚右一脚踢在還窮的腕上。還窮緊皺着臉，癰了一肚子氣；楞三眼淚汪汪輕輕哭了起來。兩人走到老木頭那裏，老木頭低低地說：『誰叫你又多嘴？在三爺跟前：』再沒說下去，掏出烟袋靜靜地抽起烟來。

別看楞三道會兒哭得怪傷心，過一夜他就忘乾淨了。因爲他是直腸直肚的人，從小就知道給

財主家出牛力聽喝聲。

還窮呢？今年廿了，說起來還是立賢的不出「五服」的孩子。他父親在生的時候，在立賢家「使牛」，有一年耕春地的時候，使的一頭黑老犍，和別的牛打仗，把角碰掉了，給笑面虎扣了一年工錢。一肚子悶氣借酒澆愁，慢慢地就成了遠近知名的醉鬼了。後來，把僅有的兩畝薄地也準給立賢的酒店，一下子喝飽了兩斤多燒酒，死在那酒店的門前。還窮的母親只好哀求立賢收容她娘兒倆，掙吃就算工錢，她辦飯，孩子放牛。那時候，還窮才八歲。一直到大前年，正是還窮母親死的那一天，立賢才把他提升「打雜工」。還窮一向是個老實孩子，這兩年可也變了。他一個人的時候，嘴裏總愛嘟嘟囔囔，不知唸叨些什麼。說不定什麼時候，就向着傢俱和牲口撒氣。只有在晚上，和老木頭一塊談談的時候，心裏才算鬆快一些。老木頭告訴他，他祖祖輩輩怎樣受窮受苦；他父親怎樣在生下他來的時候，賭了一口氣說：「臊他娘！輩輩受窮，難道天老爺沒眼睛？看孩子這輩還窮不窮？」就給他起了「還窮」這名字……老木頭這五十多歲的老光棍，在主人面前真像一塊木頭，在這窮還可憐的孩子的臉前却有一肚子的話。

這些日子，還窮總是愁眉不展，好像有一件甩不掉解不開的大心事。老木頭早已猜到了八分。這天晚上。還窮一句話沒說，嘆了一口大氣就躺下了。老木頭却開了腔，說：「窮兒，別胡心思了，活命要緊！」還窮不明白，問道：「老木叔，你說什麼？」老木頭放低了聲，說：「我說你和暖那小丫頭的事，甩開了算完！」。

還窮不由地坐了起來，說：「老木叔，你老人家怎麼說這個？」老木頭格格地在地上磕了一陣烟灰，才慢吞吞地說：「風言風語的你會不知道？」還窮開始着急了，說：「誰還管得着？這是俺娘還有一口氣時間和暖和她娘定下了這門親事。老木叔，你尋思……」老木頭搖搖頭，說：「說好了頂屁用！」還窮搶着說：「怎麼？」老木頭接着說：「別忘了！咱們這樣的連自己的一

根頭髮自己也作不了主啊！窮兒，怕你沒這福份吧，你摸摸耳墜子看看。唉，你這孩子還給悶在葫蘆裏……」還窮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老木頭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橫豎你這孩子可憐，暖和那丫頭命苦。想當年，她爹娘在那老家西鄉八道場，因了年年歉收，官府逼命，逼得爺娘三個逃到這裏，」還窮打岔說：「老木叔，這個我知道。你說說，什麼事我悶在葫蘆裏？」老木頭擺擺手，說：「你聽我說完。那時間暖和才三四歲，沒大些日子，她爹一場黃病，就在辭灶那天死了。幸虧你娘領着她娘打夥去要飯。後來你娘到了這裏辦飯，今天一點明天一點的給她弄了升多麥子，憑着她一雙巧手，賣起油餅來，娘兒倆也就沒餓死。唉，暖和這苦命丫頭，小時候那個醜樣，這兩年倒像長得一朵花；學人家說來，小時好比短尾巴老鴿，長大成了長尾巴喜鵲了。真是女大十八變！窮兒，你說能不惹是非麼？」還窮煩了，說：「老木叔，你真把人急死了。你有話直說不好？」老木頭到門口望張了一會，走回來湊到還窮的耳朵邊上，叱叱喳喳地說起：笑面虎的小老婆今年端午死了，笑面虎好一陣心痛，過了一些日子，越覺着冷清的難受。有人勸他再說一個，他總是搖頭嘆氣。說實話，他不是不想，只因小老婆死去不滿百日，怕人笑話，說自己無情。尖刀兒是靈動人，看透了笑面虎的心。有一夜，兩人在床上抽烟。尖刀兒提起來了，說：「我看姊夫這些日子瘦了，還得趕緊找個人侍候才是。」立賢還是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人死了還不滿百日。再說，也沒合適的人。」尖刀兒說：「姊夫真是君子之心。其實，誰還管那許多。」他停了停，說：「合適的人，依我看……」他湊到立賢耳邊上，輕輕地說出了兩個字。這兩個字正說到立賢心裏。只見立賢當時呵呵大笑起來，接着，沉下了氣，出口成章地說道：

「花兒生在棘樹間，近在眼前遠在天；

要採花兒先砍刺，休教千人冷眼看。」

尖刀兒說：「姊夫有千條妙計，在下渾身是刀，那有不成之理。那小丫頭逃不出你我手心；

說的「要採花兒先砍刺」，就是要想把暖和弄到手，先得去掉還窮。對這，笑面虎、尖刀早已定下千條妙計。老木頭把這些從頭到尾告訴還窮。還窮急得坐立不安，忙請老木頭設法。木頭只是搖頭嘆氣說：「沒有辦法，」就睡了。還窮却一夜不得安眠。

正在這當兒。那邊，笑面虎、吳營長、尖刀兒三人正在烟酒取樂，不時地傳出來一陣呵呵大笑。只聽得吳營長說：「好法，好法！儘管做去就是，出了事找我。可是，三哥，你得好好的請我一頓喜酒哩！」三個人又是一陣呵呵大笑，鵝就叫了。

三

第二天，尖刀兒帶着一包月餅，一掛豬肉，一身立賢小老婆，去跟暖和父母講暖 and 判立賢家當了頭的事。這時暖和她娘正病在床上，那裏會肯。只說：「恩爺，你不是不餓道，這丫頭今年十七了。才四歲時間，就瘦了她大大，甩下了娘兒倆好冷清，我才給她起了『暖』和『這名兒。你說怎好讓她去。再一件，恩爺也是知道的，她和還窮那孩子……」

尖刀兒打岔說：「算了算了！這些我管不着。三爺的爲人你知道，行不行你看著辦。」就起身走了。這一來，暖和她娘病更重了，不停地說：「暖和我，我不行了，你跟還窮走你們自己的路吧！」暖 and 說：「不，娘，要走咱一塊走。不走，我也不怕他！」轉過身來就哭了。

尖刀兒回去一說，立賢倒不生氣，只說：「得走下一着棋……」沒想着這時還窮正在窗外偷聽。還窮聽得很清楚，立賢說的下一着棋，就是——中秋晚上把暖 and 一定要過來；接着把還窮送到吳營長那裏去當兵。還窮急得心裏似火燒。

還窮怎麼能不着急？打從暖 and 能够上山拾草，還窮給笑面虎在山上放牛，兩人就常常在一起。

這兩年，暖和身上幾處與衆不同的地方：那晶明發亮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那雙大腳板，那條烏黑的大辮子——時刻在還窮的心裏閃着、跳着。

中秋節這天晚上，月兒又圓又亮，立賢一家老少都在院中賞月。還窮偷偷跑到暖和家人裏去了。這晚上，用句老話說，真是『有人快樂有人愁』。不過，應該快樂的笑面虎，今晚也好像無心賞月，早就打發衆人休息，身邊只留下尖刀兒和楞三聽吩咐。笑面虎對尖刀兒說：『該去了吧？早點去好。對那老娘們兒說，到今晚上子時還是好日子，趕快把女兒送來。說三爺虧不了她，只要時候我兩年，期滿了還是她的人，嫁娶由她。要不……唔，』他轉向楞三說：『楞三兒！窮兒怎麼一晚沒見？』楞三說不知道。笑面虎接着向尖刀兒說：『這敗壞門風的畜牲，一定跑到那兒勾勾搭搭去了。也好！你依着那晚商議的法兒做去就是！』楞三兒，你一塊去，把窮兒捉回來。』楞三不明白怎麼回事，可又不敢說個『不』字，就跟着尖刀兒向暖和的家裏走去了。

還窮和暖又怕給躺在床上的老娘添病，兩人悄悄跑到屋後，商議怎樣抵當這臨頭大禍。還窮先把笑面虎怎樣要害他們兩人的事說了一遍。黑影裏，暖和一陣緊一陣慢地眨着晶明的眼睛，末了說：『要走，娘可怎麼辦？』還窮也沒辦法，尋思了半天說：『這樣不行？你先到別處去躲躲，我留在這裏照顧你娘。』暖 and 搶着說：『那不行，笑面虎要送你去當兵。還是你先走，等娘不在了，我去找你。』還窮說：『你又說傻話了。你一進了鬼門關，還會有活路？』暖 and 猛一想起笑面虎那鬼樣，心裏一陣作嘔，要到了他跟前，真是一天也活不下去，可又拿不定主意，走還是不走？

這時間，尖刀兒帶着楞三進了暖和的屋裏。尖刀兒點火照了照，只見暖和她娘嚶嚶地躺在床。上。他推了她一下，大聲問：『那丫頭那兒去了？』病人沒有回答。尖刀兒又搶到門外，命令楞三說：『楞三兒！給我找，非把這對小狗崽的活剝了不行！』這回楞三可回話了，說：『恩

爺，三爺吩咐找窮兒，怎麼還找暖和？」尖刀兒一跺腳，說：「臊你娘！捉姦要捉雙！你不懂？快給我找！」接着又罵了起來：「沒想這隻狗畜的竟敢造反了！捉起來非零割活剝了不行！」楞三却說：「恩爺，剝人我可不會，我，我不敢！」

一個粗聲，一個尖嗓，教屋後兩人聽得清亮的。還窮一手緊抓着暖和的胳膊，一手指着莊邊那條大河，說：「趕緊走，順着大河往南，我隨後來。」暖和却呆住了。還窮把她推了一把，說：「你甘心一輩子受罪？」暖和急喘着說：「你可別甩下了我！」還窮點了點頭。暖和這才先走了。接着還窮也趕了上去，兩人前後只離十幾步。走了一會，還窮回頭一看，尖刀兒在前，楞三拉在前頭，追過來了。還聽着尖刀兒的尖嗓子在罵着：「老子早看清了。看你還跑！插翅也飛不出去。……」還窮一心叫暖脫身，狠了狠心，站下了。尖刀兒早已有見，飛跑過來，一把抓住，匣子槍對着還窮，大罵一通：「娘的×！反了？你認得你尖刀兒爺爺麼？你做得好事，你偷了三爺的元寶，你偷了太太的金磚，你勾通暖和那小×一齊逃跑……」忽然，他發覺沒捉着暖和，連忙向身後的楞三說：「楞三兒，你在這兒看着他，跑了殺你的頭，我攆那小×去！」說着，飛快順着大河往南追去。不一會，果然看到前面一個人在飛跑，一準是暖和，他尖着嗓子吆呼：「再跑老子要開槍打了！」前面的暖和跑得更快了。尖刀兒掏出匣子槍向前打了兩響。又追了一陣，只聽得前面河水撲通一聲，人就不見了。尖刀兒追到那傳來響聲的地方停下了。眼下面河水很深，水流又急，心想，這小丫頭算完了，懊悔自己剛才不該開槍，逼得她走頭無路，投河自盡了。尖刀兒只得把還窮拉了回來。立賢一聽暖和投河自盡了，怔了好半天。末了，猛一跺腳，吩咐尖刀兒趕緊把還窮吊到牛棚裏去。尖刀兒不懂立賢的主意，問：「吊他有什麼用？」立賢走到尖刀兒身邊，壓着嗓子說：「把暖和逼得投河自盡了，不設法滅口還行？」尖刀兒說：「楞三兒也知道。」立賢不在意地說：「那楞三，叫他東不敢西。放心！」接着在尖刀兒耳邊上說了幾句。

。尖刀兒出去了，把還窮關到牛屋裏。一餐，他又拉着楞三一塊到還窮和老木頭的小屋裏去，推醒了老木頭。尖刀兒嘆着：「老木頭，快起，咱家出了賊了，三爺的元寶，太太的金磚，都丟失了！快，起來找找！」老木頭朦朦朧朧地連連說了幾個「是」字。尖刀兒提着火燈，在還窮的鋪上翻了又翻，猛地在那破枕頭底下找出一對銀鐲子，一把殺豬刀。尖刀兒叫起來了，說：「大家快來看，快來看！這不是賊贓？好，這狗偷的，竟想謀財害命了！我說我不會冤枉他……」接着，立賢的老婆也拍拍打打地從裏院裏了出來，連叫帶罵說：「那個賊羔子呀！這樣無法無天……那都是我家的傳家寶……不是喪我的命嗎？……」尖刀兒迎了過去，說：「姊，不用吵了，賊這住了，賊贓也搜着了一點；你有，還有一把刀……」立賢老婆接過那銀鐲子和殺豬刀，接着又把刀扔在地上，叫罵起來：「哎呦呦！真把老娘氣死了！沒想着是窮兒這賊羔子呀！您都說說，他還有點人味麼？他爺爺奶奶，他爹他娘都是吃的我家的，穿的我家的，腳踩着頭頂着都是我家的呀！這喪盡天良的窮種羔子哎！……」

這時，全家上上下下都起來了，擠滿了一院子。立賢慢悠悠地從書房裏出來，很威嚴地說：「算了算了！吵什麼？半夜三更的驚動四鄰。好在人賊俱在，趕明兒把他送到鎮上，依法辦理就是了。那賊種呢？」他向尖刀兒瞟了一眼。尖刀兒說：「關在牛屋裏，」立賢說：「別讓他跑了！」尖刀兒說：「得把小狗偷的吊起來，」立賢冷冷地說：「你看着辦吧。」他又向着衆人說：「都回去睡吧。您不看三爺到那兒啦？」轉身回到書房裏去了。

尖刀兒把還窮吊在牛屋裏，又回到立賢那裏。兩人又在商議什麼。窗外，老木頭悄悄兒醒着，聽得立賢說：「事兒鬧大了，等會把他扔大河裏去算完！」老木頭一聽這話，渾身出了冷汗，急忙忙向那牛屋跑去。

雞叫兩遍。尖刀兒到場屋叫醒了楞三，說：「跟着走，老子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。要不

你當心這個！」把殺豬刀在他眼前一攔。楞三嚇得連屁也沒敢放，跟着尖刀兒走向牛屋。這時間，牛屋的門大敞着。尖刀兒進去一看，還窮沒有了，不由地急的直跺腳。他疑心老木頭做鬼，就帶着楞三去找老木頭。沒尋思，一進小屋，眼看老木頭身上五花大綁，嘴裏塞了一塊破布，直挺挺躺在地上。尖刀兒急忙給他解繩子，掏出破布，問道：「老木頭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老木頭喘了一陣氣，才像說夢話似的，說：「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……」尖刀兒攙了攙他，問：「什麼不得了不得了啦？你說說，怎麼回事？」老木頭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「兩個人，兩……兩個人，黑……黑布……蒙……蒙着臉，一……一把把……把我按倒，就……就……」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。尖刀兒又問：「什麼樣的人，說什麼了？」老木頭說：「一高一矮，他……他……什麼話沒說……」楞三插嘴說：「一……一定是鬼！」尖刀兒也給弄得有點糊塗了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「跟他娘，真見鬼啦！」只好去告訴立賢。

第二天，金莊傳遍了這麼一回事：說是還窮偷了笑面虎的若干金銀財寶，勾着暖和逃跑了，不知怎的，病在床上的暖和她娘反倒聽說她那心肝寶貝已經投河自盡，自己也就在小屋的樑頭上吊死了。虧得泥鰍做「好人」，湊了點錢買了副薄棺材，把她埋了。

事情本該到此了結，沒尋思西頭地主張全富，把這件事兒一狀告到縣上。原來張全富當年和笑面虎曾有「一隴之仇」，那是——兩家各有一塊地，東西緊相連，那年種麥時節，笑面虎說張全富強耕了他一隴地，一狀告到縣上，張全富吃了大虧。從此，張全富懷恨在心，這一回，正是報仇的好時機。張全富的狀子上說，笑面虎企圖強佔民女，誣賴好人，逼死兩條人命。這一來，你一狀我一狀，兩家官司打了半年多。結果，兩家都賣了四十多畝地。末了，經吳營長作和人，請了一次客，算是一筆勾消。

莊上人，誰也不敢再提這件事。

第二章

民國廿七年，鬼子到了縣城和鎮上。立賢的兒子天生從鎮上學校裏逃了回來。那在什麼講武堂裏學了十幾年，習了一肚子「步兵操典」的吳營長，拉着隊伍溜之大吉了。齊莊上當然也人心惶惶。不過，笑面虎和尖刀兒依然原位不動，照舊作威作福。只是幫辦泥鰍幹得不大起勁，因他當年在關東吃過鬼子的一些苦頭。

不久，這一方也來了八路軍，對待百姓十分和善，一心向着窮苦爺們，反對漢奸惡棍。立賢的心，不免像十五個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，那座酒店也關了門。尖刀兒却在一天晚上離開了齊莊，都傳言他投吳營長去了。泥鰍和莊西頭一個姓張名志、混名大廳風的貨郎，一時高興參加了八路軍；不到半年，兩人都因為吃不下苦，自動回來了。

接着，八路軍在這一方站穩了腳跟，縣、區民主政府也都有了個樣。一些村子裏的舊的「辦事人」，都給人們算了賬推下台了。笑面虎——齊莊上的村長老爺——也無心問事，倒是日夜盤算着怎樣渡過將要到來的一些「難關」。而且放出了這樣話語，說：「鬧吧！你們尋思日頭會從西邊出來？」齊莊上的人們雖說都悶了一肚子冤氣，也都尋思着「自己作主」的好處，可是一些人想起那「鬼神」，就搖搖頭嘆口氣算完事了。

這時候，從區裏來了個工作人員，這人姓莫名步晴，年紀只有二十開外，高高的個兒，長長的臉，十分白淨。他是外路人，從前在城裏中學唸書，後來參加八路軍，擔任民運部門的工作；到今春上，才調到地方上來，在區裏作各教會的工作。他為人十分肯幹，性子好強，工作總想佔先，喜歡把事情弄得轟轟烈烈，呼呼啦啦。

他提着一個小包袱，到了莊裏，向街上人問莊長陳立賢住那裏。那人用下巴向那大門樓一拐，轉身就走了。陳立賢迎着莫步晴，問明來歷，立即吩咐家人，騰出一間廂房，要拾掇潔淨，鋪得軟和，要好茶葉水，飯食要——包子、麵條、油餅卷子倒換着來。當晚和莫步晴談了個通夜，立賢滿口文詞，說：「八路軍是國家棟樑，新政府真正是人民父母，」他早就盼着實行「社會的新社會」。莫步晴覺着陳立賢倒還「開明」，不過總是富戶。無論如何得先找貧民談談。有好幾個晌午和晚上，到樹蔭底下，街口上找人談談。每次都是這樣，原來那裏坐着一一些人，一看他來了，人也就散了。莫步晴很苦惱，暗自尋思：這莊的羣衆太落後了。只好改變方針，先從立賢家的傭人着手試試。這天早上，楞三來送茶。莫步晴把他叫住。楞三問：「是。會長還要什麼？」莫步晴說：「我不是會長，我叫莫步晴。以後叫同志就行。」楞三不明白，問：「會……同志什麼摸不清？」莫步晴解釋說：「不。我說我叫莫步晴。來，坐下談談。」楞三說：「三爺說了，不敢打擾會長。」莫步晴說：「不要緊。坐下談談。」楞三有點怕，說：「三爺說的……會長，就是吧！」鞠了鞠躬就走了。莫步晴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。晚上，他又到老木頭那裏，先給老木頭談了談國家大事，又談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，再談窮苦爺們要做世界主人，最後談到社會主義的蘇聯……老木頭蹲在角落上，光吸煙，光點頭，光說是，最後才發表了一個意見，說：「那放是好。就怕咱沒那福份……」唉，那一天有真龍天子降生就好了！……」接着打了個呵欠，歪倒角落裏睡着了。

莫步晴接到區負責人的來信，說有好幾個莊子的羣衆都動起來了，齊莊的情形怎樣？莫步晴正納悶，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，同志長同志短，十分熱烈。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泥鰍，一個是大鳳風張志，他倆先把個人的底細編說了一番：過去怎樣受苦受難；怎樣積極參加八路軍，又怎樣有病無可奈何請了長假；怎樣自己是「無階級」（意思是無產階級）的人，堅決歡迎「實行」；怎樣熱心想替大夥辦事，找不到門道；最後說這莊羣衆很好組織，只是目前「烏無頭不飛，蛇無頭不走」……說得莫步晴眉開眼笑，覺着今番可有了得力的人。

大鳳風張志原來也有幾畝地，因為覺着種地沒有出息，加上吃不下出大力的苦，把地賣了，弄了一担雜貨挑子做了貨郎，現擰現吃，又喜歡賭錢，日子過得很窄拙。因為很能玩嘴，不幹實事，莊裏人就給起了「大鳳風」這渾名。

泥鰍，是笑面虎同一宗支的一個侄子，年紀已有卅二三，家中是人沒有，光棍一條。闖過關東；下過江南。人家關外是去「混窮」，他說他關外是去「混闊」。那一年，他從奉天回來，一個大花布包袱，一個小漆皮箱，盛的什麼金銀財寶，誰也摸不清，只看他每飯必肉，每餐必酒，很是闊氣。當時莊上有過這樣的流言，說是：「小小泥鰍尺把長，嘴尖身滑真能闊，是偷是騙你別管，腰裏鋼洋（銀元）響叮噹」。不到一年，泥鰍就把東西踢蹬淨了，再也不去「混闊」了，誰也不知道什麼緣由。以後，留在莊中當了莊長笑面虎的幫辦。他對待花戶，倒比尖刀兒好得多了，只要給他一點小小的好處，他總願上下圓成，兩面落好。……

莫步晴急於開展工作。第二天晚上，憑着張志、泥鰍，老莊長陳立賢三人，連催帶拉，召開了個村民大會。全村百十戶人家，總算到了五六十口人。東一堆，西一夥，莫步晴費了大勁才把他們湊到一塊來。莫步晴先把那一夜和老木頭談的一套照樣對大夥說了一遍；末了說到了改選的事，叫大夥發表發表，民主民主。場上一些人你看我我看你，邊上幾個老頭在劈劈叭叭地打火吸

期，有幾個乾脆打起呼嚕來。半天沒有說話的。老莊長陳立賢站了起來，說：『大夥怎麼不言語？莫會長說的都是天經地義的事，叫我聽了真是勝讀十年書。……我這份莊長早該退休了，就是沒人接替。今天好了，莫會長在這裏，大夥民主民主……』莫步晴說：『我看這樣：咱們先選兩個——一個村長，一個農會負責人。大夥提吧！』誰提呢？誰也不提。大鬚風張志站起來說：『這是怎麼啦？大夥看着誰合適，就提誰，有話儘管說。現如今，八路裏都興的有意見就批評。咱這是開的啞吧會？』泥鰍緊跟着說：『莫同志好心好意給大夥民主，領導「實行」，大夥倒一言不發。這不是誠心教莫同志作難？』莫步晴也不耐煩了，說：『我不能怪大家，因為大家還沒有民主的習慣，我看還是我來提，張志當村長，泥鰍作農會負責人。大家看合適不合適？』還會，有幾個人說了：『同志看着合適就行啦！』接着一大夥人都說：『怎麼還不行？』莫步晴叫大夥舉了舉手就散會了。

大鬚風張志當了村長。泥鰍作了農會負責人。老莊長陳立賢算是下台了。

一

日子飛快地過去，齊莊的工作却慢慢地爬着走。但不管怎樣，農會是成立起來了。一些窮苦爺們在會上嚷起來了，說：『新社會？可咱這窮罪到什麼時候是個頭？……』

這些日子，他們總在議論着這樣一件事：減租。

對於減租的工作任務，莫步晴是十分熱心的。那樣的大熱天氣，他連夜露在屋裏寫減租計劃。方式、方法，中心、步驟，一個大問題幾個小問題，寫了厚厚一小本。滿心想把工作擺在別人頭裏，弄出一點成績來。

另一頭，笑面虎陳立賢也在進行自己的工作。他連日分頭找底下三個佃戶談了話，寫了文書

。他給佃戶說：『尖刀兒還在吳營長那裏，誰敢保他一天不回來。誰知道八路那天走？咱別糊塗，什麼減租減息分明是個甜頭，日後要拔兵誰好說不去？咱多年主客，沒有二話，租糧照舊，把工作人和大夥隔過去，混一時是一時，日後少不了你的好處。咱立個文書，說是兩方按照二五減租算了賬，把地再給你了……』頭兩個佃戶都說：『三爺說的是。三爺看怎樣好就怎樣辦。……』只有一個佃戶，正是當年給笑面虎攬了一瓶籤子病死了的張老頭的兒子——子忠，他皺着眉頭一言不發，拿了假文書走了。

原來陳立賢自從和張全富打了一場官司之後，只剩四十來畝地。留了廿來畝上好地，長工楞三理整十畝，三個佃戶白帶十來畝，其餘廿多畝由張子忠他們三戶佃種着。

陳立賢怕的，不是減租算賬，倒是怕起了個頭，大夥要和他算多年來和尖刀兒所行的——訛、詐、坑、害——血淚賬，陳立賢暗自也尋思過，要算這些，連腦袋搭上也不够。

這一天，莫步晴跟泥鰍、張志他們商議減租對象。陳立賢來了。他先說幾句客套話，接着就說：『……這些日子我才試着『有子萬事足，無官一身輕』的滋味。可我也忙着辦了一條事，不知道是否合適。今天特為請莫會長和衆位評議評議。……』他說他已經跟三個佃戶按照新政府二五減租的法令，三三三剩一，二一添作五地算清賬，正好主客兩不虧，把他們原來佃租的地全部準折給他們，並且立了文書。泥鰍和張志異口同聲說：『三爺真開通……這一來，西頭大草扒張全富要不減，得狠鬥！……』莫步晴也說：『陳先生這樣太好了。泥鰍，咱得把這告訴大夥……』這會給旁的地主很大的推動……『陳立賢呵呵大笑，說：『莫會長過獎。莫會長是知道的，我早盼着實行『社會的新社會』的，為民先鋒那是份內的事。……』

大草扒張全富不但沒受笑面虎的『推動』，反而說：『笑面虎——他帶頭減租，那得日頭打西邊出來……』也有人暗地說，笑面虎——劉備揀孩子。別的莊上，有人說笑面虎『豬八戒夾一